

## 斋月在土耳其 (5)：路过布尔萨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20-07-16  
09:00

离开孔亚的时候斋月就已经结束了，这样说题目倒需要改一下，好在到布尔萨的时候，开斋节长假还没有完。

在伊兹密尔认识了一个台湾人，他刚好和朋友在这边过节，我们就一起回去布尔萨Bursa了，他工作和居住的地方。林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在德国交流过，非常喜欢那里，回台湾之后又想找机会出来，德国去不了，退而求其次来了土耳其，在布尔萨一个外贸公司工作，一年的项目，我到的时候，他也马上就要离开了，土耳其语刚说得有点样子，就要回去了。

他说最理想的状况是还是在同一个公司，但是分到台湾工作，不然刚学会的土耳其语就浪费了，还说自己薪水太低了，也想问一下老板可不可以加薪。他还问我的意见，说自己是不是应该和老板提一下呢？

我一个刚认识的外人，怎么能替别人拿主意呢。林是一个礼貌，和气的台湾人，又有点患得患失，或者说总爱替别人过分地想太多，所以自己的事情常常拿不下来主意。土耳其的工资很低和台湾比就更差了，近来又通货膨胀得厉害，他一年下来其实没赚多少钱，还要花钱请家教学土耳其语，因此对这份海外工作经历感情有些复杂。

他问我一路下来在土耳其的旅行经历。我说我非常喜欢这里，也非常喜欢土耳其人。他说也是，但又说旅行和居住还是两回事，和土耳其人做生意有时候也很麻烦，比如他们常常随口答应，但又说话不算数等等。

这些道理我自然知道，到此一游的旅客像只吃到蛋糕上的奶油和樱桃，以为就是全部，而当地人有意或者无意，也只是端出来蛋糕上最好吃的部分。这已经算幸运了，没有碰上拿假蛋糕骗人的就不错了。

他是台中人，我说我三月份在那里，而且还在台中见到了18年初在中美洲旅途中遇到的另一台湾男生，晚上他骑着摩托车带我去逢甲大学边吃夜市，我们在那次旅途结束之后从未联系，隔了一年多反而又见了面。和林也是，就是随口问了一句的事情，然后就和他一起到了布尔萨，恍惚觉得人和人之间有着蛛丝一样的联系，远远地看不见，总要伸手试探，才发现彼此都在一张网上面。

早上在伊兹密尔的一个海滩上和他的土耳其朋友一起游完泳后，他朋友开车送我们回布尔萨。赶上开斋节周末，长假马上结束，路上尽是开车从爱琴海岸度假赶回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人，甚至几次堵车。他的朋友很早就移民了澳大利亚，退休之后又回到了布尔萨安居。我听他说英语也有点aussie口

音，他说很早就在那边了，工作就是开出租车。

因为我知道不远的德国才是土耳其移民和外出工作的第一选择，我在锡瓦斯认识的临毕业的大学生奥玛告诉我，他经过调研和谨慎比较选择，决定申请去澳洲读书，因为移民容易，也是置德国于不顾，移民目的地多元化了，好像土耳其人不再念念不忘他们既爱又恨的欧洲了。林的朋友跟我说他在澳洲开出租车工作的情况，自然说到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移民群体，尤其是在澳洲，中国人和印度人。

说的既形象又刻板。他说他的车有次让一个中国富豪包了，小费啊，他伸出两个指头，说一次给我两百刀， only tips! it was...他摇头一言难尽的样子。

我说中国确实移民的富裕阶级比较多，还有更富有的就不在我们普通人的理解之内了，我们也不会有他们的消息。

印度人真是为了赚钱什么苦都能吃，他说，我们开车轮班，两个人一辆车，我有次看见一个印度司机的搭档就直接睡在后备箱啊， it was...他摇头一言难尽的样子。

我当时还没到印度，之后7月份到了那里，亲眼看到各种贫困和忍耐，不过我听到也没有吃惊，第三世界的普通人一开始在这些移民国家奋斗时哪里没有辛酸史呢，第一代移民的辛苦乃至危险不需多说，我自己之前都打两份工，一个全职一个兼职，晚上到家都不想洗澡就直接趴床上了。就是在中国国内又好得了多少呢？我知道那些开长途卡车的司机，超重超高疲劳驾驶，有多少是自己愿意的呢？

就土耳其移民自己来说，1961年签订协议开始向联邦德国输出劳工，那时候他们的境况如何呢，即使可能辛苦，最后不也是很少人愿意回国么？因为国内也没有工作，今天有四百多万土耳其人在德国，有遍布各地的Doner kebab，客居异国融入的问题如何呢？每年还都能看到因为在德国的语言，宗教，民族等问题起的争端，近来还愈演愈烈。

到了布尔萨，林把我介绍给了他朋友，也是他之前学土耳其语的老师，让我住在他那里，因为他自己和一个摩洛哥人合租，家里没有位置。林的这位土耳其语老师兼朋友当时也是苦苦挣扎在经济危机边缘，他在塞浦路斯的American University of Cyprus拿的工程学位，一个英语授课的学校，毕业之后做的也是这一行，但他说工资太低了，而且加班太多了，所以干了很多年之后就辞掉了，现在开私人英语和土耳其语课程，就在自己住的地方，但最近都没有一个学生，因此非常苦恼。

我看了他的客厅兼教室，布置得很好，倒也为他难过，他说林是个好学生，很努力，学得也很快，自己本来就没挣多少钱还跑来给我交学费，但学得快毕业也快，现在自己又没学费收入了。开始不得不每天想办法招学生，给我看他制作的广告传单，让我提意见，还说自己最近有一个主意，就是组织旁边学校里的留学生去野餐，然后在野餐上发传单。

我说好主意，大家不接都不行。

他还告诉我他不喜欢非洲和说阿拉伯语的学生，因为他们总是嫌学费贵，而且试听完了就不来了，也不给钱，有时候上课到中途走了还要求退钱。

我想现在的土耳其靠着旧日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和联系，还能吸引一些来自非洲和阿拉伯语世界的留学生就已经不错了，帝国不在了，一不小心可能还要被之前属地的人民嘲笑气量小了。我在阿塞拜疆的巴库认识一个美国资助的土耳其语教育机构的老师和工作人员，这个机构之前就在土耳其境内，但因为总统埃尔多安和美国之间的嫌隙，不得不搬到了阿塞拜疆，退而求其次，两个国家的语言也大致相似。

我倒是想再学一门新的语言，可是力不从心，中文母语的人学土耳其语可能困难些，作为典型的黏着语，反而和日语，韩语更接近。我第二天还碰到了一个在土耳其的韩国留学生，她在这边两三年了，土耳其语已经很好了。

林住在大学城附近，和布尔萨市区还有点距离，晚上一起到楼下边一个餐馆吃了饭，林说了明天的安排，他真的很热心，也很细心，像是怕怠慢了客人，虽然他丝毫没有必要这样做，承蒙招待，有个住所我就已经不知道怎么感激他了。

他说明天到了市里有另一个土耳其朋友带我游览，我一时觉得不好意思，觉得麻烦人了，他说没关系，他朋友也很热心的。晚上还去了他住的地方，他的摩洛哥室友也在，一起品尝了林之前买的石榴酒。

第二天吃完早饭，先见了其中一个朋友，是个阿塞拜疆人，在这边读书，问了又知道家里人已经移民到俄罗斯莫斯科了，自己在这边的大学毕业后也会过去，这倒是不少富裕的阿塞拜疆人的归宿，那些其他如今破落的前苏联加盟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穷人到莫斯科去打工，上个世纪末体制转变时大发横财的富人到莫斯科买房。

然后我们一起坐车到市中心，在一个博物馆前边见到了林的另一位朋友，一个也目前失业在家的土耳其人，我们从博物馆里出来之后，他带着我们穿过一个巴扎，去布尔萨的大清真寺，一路和我讲解提示。

布尔萨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第二个首都，当然那个时候帝国还远未成形，1326年奥斯曼突厥在第二任苏丹奥罕的带领下从拜占庭人手中拿下布尔萨，奥斯曼人从他们最开始的小地方Söğüt 迁移定都于此，一直到1363年，又迁都于欧洲色雷斯地区的埃迪尔内Edirne，至此奥斯曼已经包围了君士坦丁堡，只待穆罕默德二世毕其功于一役。迁都之后，布尔萨还是奥斯曼重要的城市，前两任苏丹的墓都在此，14世纪末在埃迪尔内的苏丹巴耶济德一世命人在布尔萨建造今天能看到大清真寺（绿色清真

寺)。

米哈拉布，这个清真寺最有出名倒是阿拉伯书法装饰，可惜我不懂

清真寺形制为封闭的柱廊式，屋顶有20个小圆顶组成，与帝国之后所建的一系列模仿圣索菲亚教堂大圆顶的清真寺不同。清真寺内部中心有一处喷泉，是很奇怪的设计，我也查不出所以然，一般而言，供穆斯林在礼拜前净身的地方都在清真寺外边，这个喷泉也是后来才增添的，林的朋友解释说据说这里最早是一处犹太教堂（还是墓地，我忘记了），此处喷泉乃是为了表示尊敬，穆斯林不必在犹太教徒的地方上礼拜。我也只能当地方传说一则听之，但拜占庭时期的布尔萨确实有不少犹太人。

### 清真寺中央的喷泉

从清真寺出来到了一个奥斯曼时期的驿站（caravanserai/ han），布尔萨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站点，今天的驿站已经遗产再利用，没有驼队停歇，换成了各种商铺。一起在庭院坐下来喝茶和咖啡，吃芝麻酱（Tahini）冰淇淋，Tahini是东地中海地区常见的调味，用在各种地方，之后林还带我们去买了Tahini饼，非常好吃，又多带了几个去看望他的朋友。

### 驿站庭院中央的水塔，古代驿站必备的设施

### 过去商队休憩的房间今天都是商铺和食肆了

天气炎热起来，之后又去市内一处高点，那里有奥斯曼苏丹们的陵墓，还有可以俯瞰城市的一个平台，大家又是坐下来喝茶，越热越喝，不要停就是了。下山之后，林的朋友告辞，林说他的另一个朋友今天生日，邀请我们过去，我们在烈日下边缓缓向前挪动，到了一处奥斯曼时期的浴室（hamam）遗址，今天也改作他用，我们进去之后坐下来又继续喝茶。

### 一处土耳其浴室改作的茶馆咖啡馆

林的朋友是一个律师，我们到了他的办公室，我跟着拜访，纯粹是来凑热闹的，土耳其人待客热情，给吃给喝，可是我又不想给人一种不得不接待我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很过意不去，只能低头喝可乐，做到有问必答。这位事业有成的土耳其律师在生日这天我们到来之前还在上私人德语课，也是辛苦上进。

下午便一起回去了，阿塞拜疆人本来说晚上一起继续喝茶，但因事取消了，我和林决定在他土耳其朋友家里一起做个晚饭，还叫来一个韩国留学生，我好久没做饭了，主要是林操刀，我打个下手，又做个边菜，他说他有日本咖喱，那基本上就妥了，怎么糟蹋食材，味道都错不了。从超市买了东西，还拎了半个西瓜回来。

三个东亚人在厨房一顿操作，端出来几个东亚人熟悉的菜，几个人在异国吃了纷纷喊妈，土耳其人则吃了米饭还问面包在哪里。我们坐在阳台上吃饭，夜晚逐渐降临，热气消散，饱腹之后又切瓜吃，摸着肚子觉得没有辜负今天。

晚上就和林告别了，我和他的土耳其朋友下楼走了走，这一片地方住的都是学生，酒吧饭馆人头攒动，运动场里也都是跑来跑去的年轻人，他们的一天刚开始，我则很快要回去睡觉了，我老了。

我本来打算路边搭车去伊斯坦布尔的，但来布尔萨路上的交通让我担心堵车的可能，林说可以坐轮渡穿马尔马拉海过去，渡口离布尔萨不远，坐公交车就能到，我在网上买了票，第二天林还和我一起送我到渡口，我请他一起吃了早饭，börek和咖啡，他又担心我这两天出的钱多了，上船之前还给我买饮料喝。

希望下次去台湾或者在世界其他地方还能见到他。

我常在异国承蒙他人关照，却又无以回报。

---

每日一牢骚，虽然知道没人看，但有打赏的嘛？！